第三十五卷

五倫部二

后 太子附

稱制臨朝　李夫人　陰麗華

吳姁奉冊　三女相類　自有丈夫

一門二后　女主代天下　出寺爲尼

固執不可　制需三物　楊貴妃

郭太后　挈水徵賞　官物勞軍

撚錢戲　法堯舜　弘吉剌民

馬太后諫殺　兩宮同尊　興獻議禮

知其可托　養正圖解
宮人　婕妤　公主
天子立后　宮人麗娟　尹夫人
班婕妤　王昭君　寧胡閼氏
出宮女　宮妃侍筆　萬壽公主
妻配掖庭　梅駙馬
父子
紂後生　克昌　抱首
家督　無影　胡婦子
王吉鄭惲　十三子　第五倫

重耳在外　顧名思義　不識六七
鳳毛　虎子跳　王謝家物
置奴複壁　諸子奴材　西京疑獄
昌化章氏　一母二儒　享者佩刀
繼父讐家　誤我輩　世臘未盡
跨竈

卷三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倫部二

后附太子

漢呂后稱制高祖后　王太皇太后臨朝成帝母　馬后臨朝馬援女明帝后　竇太后臨朝和帝母　鄧后臨朝鄧禹孫女和帝后　閻后臨朝安帝后　梁后臨朝順帝后　何太后臨朝靈帝母　庚太后臨朝稱萬機成帝母　褚太后臨朝稱制穆帝母　武氏改國稱帝高宗后中宗母　劉氏稱制眞宗后　曹太后同聽政仁宗后英宗母　高氏臨朝神宗后哲宗母號女中堯舜○事物紺珠

漢李夫人爲李延年女弟當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囑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婧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

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録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漢書

漢光武隂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隂麗華即位立為后本紀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内讙譟食時商女

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妾侍閉中閤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牕光送着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赬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緩捧着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

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
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
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
踁跗豐妍底平指歛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
得音響姁令推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
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
私足過諸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宜心書不符見謹秘
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
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闊目所未見
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　漢事秘辛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簒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簒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横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簒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簒弒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卽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文海披沙

羊氏卽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

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妻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綱目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晉史
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曰臣據玄象推算其
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内從今不踰四十年當
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召宮人閱之令百
人爲一隊問淳風云在某隊中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
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曰天
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
長成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
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變爲男子

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讎卽陛
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定命錄
則天順聖皇后將軍武士彠之女年十四入宮侍太宗
因圖讖出寺爲尼王皇后間蕭淑妃之寵陰令入宮長
髮寵爲昭儀手斃巳女傾陷主母遂爲皇后遷帝房州
遂僣天位殺唐子孫立武氏七廟幸張昌宗張易之沈
南璆僧懷義淫戲無度中官少年者三十人皆幸封爲
如意君名山藏
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固執
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巳乎對曰此陛下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决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議乎 通鑑

唐天后嘗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悅乇曰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七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唐書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綉之工

専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龔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龔爲戸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甞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人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髪者父母所與乃剪髪一繚而獻之上遂召還寵待益深 綱目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

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獨異志

初帝將以閏月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皇后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聽宦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所遺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史編

劉智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五代史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初爲侍禁約婚曹彬女孫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曹卽時還父母家俄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爲皇后卽慈聖光獻也玉壺默記

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後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避暑漫抄

元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曰先朝旣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

明宗母邪文宗母耶對曰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嘗以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眞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元史紀事

元皇后弘吉剌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城牧馬帝許之后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史編

漢景帝時有防年父爲繼母陳所殺防年因殺陳廷尉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帝問之對曰夫繼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凡人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　漢武故事

漢靈帝時燕代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范延壽斷其從母　異談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也韙既没大皇帝敬其文

才詔入官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 初潭集

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爲妾生伯仁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 晉書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

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等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歳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經濟類編

明太祖早晩於西樓上決事馬太皇后常潛聽之如聞上或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巳有五子正可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寃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久太祖從之決事多依律

國朝典故

英宗后錢氏無子貴妃周氏實生憲宗憲宗即位宦者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不當上尊號獨尊上生母爲皇太后輔臣李賢彭時爭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心惟綱常今獨隆所生損聖德不細閣傳仁壽宮旨曰子爲帝母稱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此宣德中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中異宣德中胡皇后表稱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中尊號不得加焉且宣皇晚年

每以爲憾曰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同可鑒也今名分固在安得引爲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天下萬世何卽欲全聖孝獨兩宫同尊爲宜於是議始定錢太后加慈懿以別嫌疑錢太后崩議合葬裕陵内臣時等復洶洶爲危言憲宗恐傷周太后心亦未允彭時面請厝錢太后於左虚右以待將來卽兩全無傷於是閣學士商輅劉定之等帥百官伏文華門哭不起聲聞大内母后爲感動得温旨諭如議乃退嘉謀錄

嘉靖初元上勅禮官議興獻王尊號閣學士楊廷和禮尚書毛澄欲重大宗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爲據率

百官上議言獻王孝宗弟也上考孝宗於王當稱皇叔
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姪皇帝名而以倫
序命益王第二子暫襲封爲獻王後俟異時皇嗣繁衍
仍以皇次子奉祀上意不然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廷
和錄魏明帝重太宗詔以進因入見力言之上曰朕奉
大統非所顧獨謂庶幾得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需
朕意少釋乃下時南刑主事張璁獨疏言武宗嗣孝廟
已十有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及之議迎皇上入繼
大統比之漢哀宋英當成帝仁宗時豫立繼嗣者不侔
禮官不當妄引爲人後之說且獻王所生惟上一人今

稱以叔父質之鬼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理竊謂宜别爲獻考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迎聖母致養庶於禮稱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部議持前說益堅會聖母至通州聞不肯入上憂泣啓皇太后請避位於是詔皇帝本生父宜稱帝母宜稱后朝臣連疏爭事遂寢明年上召閣臣至平臺温諭懇懇又命司禮監詣尚書第賜金令勉爲上屈廷和毛澄遂相繼謝病去獨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主事霍韜桂萼各具疏議與璁合上乃喜

召書等詣闕會議由是禮部尚書汪俊等擬於尊號上加本生二字璁萼等復交章爭不可廷臣嫉璁萼如仇至欲毆斃之二人疾走免事聞上夜召璁曰禍福當與卿共之今衆洶洶奈何璁曰羣臣獨恃衆爲勢耳誠以勢則尊如人主誰敢敵哉需錦衣數力士足矣上曰已諭明日百官疏爭聚哭於文華門上怒命司禮監録諸哭者姓名收繫爲首楊慎張翀馬理等下獄編管四品以下各罰俸五品以下各廷杖追逮二百二十人議乃定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聖后曰聖母告郊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議禮諸臣各

進秩至殿閣孤卿官夫世廟承統與漢哀宋英事體本不同當時璁蕚之見果出閣部諸臣右惟是議禮之家名爲聚訟自古記之諸臣紛爭豈有他哉世廟初詔温文冲抑得禮之本璁不能將順輒以督責之說進使廷臣舉得罪而喪氣焉厥後杖諫官戮大臣人謂大釁自璁開不其然哉 嘉謀錄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主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龎貴妃陰姣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

其爲變卽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邃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户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于柩前 金事本末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内甫定卽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

古孝行圖以進盖其爲敎可謂本末具舉蔑以復加已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書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錄上塵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敎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

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義盖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範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祖宗者某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纘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澹園集

宮人　婕妤　公主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三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然未聞千百其數太平御覽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輭吹氣如蘭娟

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廻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汚體也以衣帶繫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又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洞冥記

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卽令它夫人飾爲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眞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漢武遺事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漢史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

遂毁爲其狀按王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絶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宫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後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改爲明　初潭集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顔色皎潔聞於中國獻於孝元

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起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穢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云云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爲寧胡閼氏生
一男曰伊屠知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其妻
大閼氏生子曰雕陶莫皐最長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怪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單于父
子間亡耻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嬙南郡人初元帝
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
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
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
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
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從胡俗復爲後單于閼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無異眞天地間妖淫婦人也祇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忍以身祀犬羊行同狗彘固欲是厭它尚曷卹耶　金罍子

古者後宮不滿五百人謂賢君唐太宗知宮女多者爲淫荒之主乃出宮女三千人止留三百此出宮女之始也　原始秘書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具書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遺事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 楮記室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隷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

之座果宼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唐年通錄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笪橋下某國長公主曳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玉一金文皇與公主言與二甥爲世官以慰主心九朝野記

父子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

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爲後帝王世紀

孔伋鯉之子字子思對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孔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非法之事行周公伯禽之政不能用乃適衛嘗言當我先君周制雖衰君臣正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我不自貴人將賤我時移世異各有宜也於是在衛縕袍無表三旬九食著書四十七篇曰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

十二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吾爲生難故重棄財至知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越世家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

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汙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眞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彼獨無影人咸服 風俗通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産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

王吉爲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土棘合埋之去又鄭惲文公爲下蔡長民生子相沽率不舉惲重設

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爲字 綱目

漢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長子震次襲次珍俱封侯自後累世貴寵爲公侯者三十一人大將軍以下及州牧郡守九十八人其餘侍中等官不可勝數故人嘆其修整門戸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漢書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甞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是可謂無私乎 史纂

劉表私後妻之言愛少子琮常不悅於長子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

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爲江夏太守避家難（季漢書）

兗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

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也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綱目

陶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問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坐客皆發一笑 堯山堂外紀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世說新語

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目

楊玄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隋史

北齊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懐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别顯達曰奢者必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世說新語

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絶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 唐書

子儀禁軍中走馬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保母子非奴才而何 綱鑑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勤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眾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縝維

紆絳縝皆宰相維門下侍郎蘇氏家訓

宋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其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比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標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

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國憲家猷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褻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 代醉編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讎家是不
孝也乃置之法睿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說海
明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部
察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
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憲宗即位
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
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
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
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州集豈天子
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德耶文獻通考

京師有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告之曰聞胤息之事亦往往以祈乞而得今有一廟神極靈盍往虔禱指揮聽焉涓日沐浴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其隣家婦見之問何爲指揮告之曰將叩神求男鄰婦曰我也要求請少待備辦同往可也指揮妻從之乃同往再三懇於神已而隣婦遂有娠無幾得男甚喜指揮妻因自恨命薄且語其夫曰求嗣本是我發念頭它家娘子只是趂我去却得子了我今反無所應明日誠心再祝於神可也指揮諾之其夜妻忽夢詣廟祝神光景如畫神告之曰汝之不得子非吾之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

彼庸人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況無隱慝今來子嗣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修行戒行精嚴而世臘未盡斷絕更待他積修滿日便來汝家作貴人耳他日汝可驗吾言也婦夢中悚領而覺遂話於指揮明日亦備禮徃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丰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愛之因徃五臺訪之則神所云云一一無爽焉僧死之日即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榮終其身說圃

子過其父爲跨竈解者紛紛聞邊徼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

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子父於義爲協海客日談

第三十六卷

五倫部三

母

敬姜　陳母　殺繼母
共娶　勿為好　絡秀
董母　李母

夫婦附逐婦

女媧　不言嘆　左足黑子
雙梓　斂錢為婚　梁山伯
開棺女活　王宙

爭葬　金氏子　馬毋塚
踐之妻妾　棄夫
婦附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　馬郎婦　蔡文姬
刀婦　苗夫人　詩嫗
京師用蘇人　三女俱后　西施
沉西施　有奇相　韓俊娥
前後美女　三逐五逐　薛靈芸

卷三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倫部　三

母

季敬姜者莒女也魯大夫穆伯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節敎子義方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絑絶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

者三十人故能成覇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窮閻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覇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皆過巳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彤管遺編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鄧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温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

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經濟類編

夫婦附　逐婦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婦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崑

崙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頭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獨異志

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 文選注

後漢黃昌爲州佐時妻歸寧中途遇賊所掠不知去向後遷蜀郡守婦因其子犯罪詣郡自訟昌疑不類蜀人問之曰妾某州佐黃昌妻賊掠賣此昌曰汝夫何以識之婦曰夫左足心有黑子昌出左足示之相扶悲泣遂

爲夫婦（西京雜記）

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三吳記）

阮脩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獨異志）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

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
娶之而巳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失後三年梁爲鄞令
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
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
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
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
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寧波志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壻經年不歸女家更強
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

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博物志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

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感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絶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顔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顔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

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夫妻四十年二男並以孝廉擢第至丞尉 離魂記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泳化編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歳餘産一女踰晬盤病死三哭之哀成疾日漸尫羸阽危楊夫婦始悔恨罵不絶口一日江行

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爲
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颿行矣三得枯枝至泊失舟知
楊賣已也慟痛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兾可
拯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爲之駭
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閴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
好竟不知爲何蓋盜所刼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戟溝
中更臨江濱適有它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
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携大篋入舟行抵儀
眞問居停主人家密起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
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

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云湖襄賈輜重累累舳艫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婿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見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氈笠戴之蓋三寠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從郡別駕胡公直擣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

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耳談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凉不售改圖販麪復値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於渭濵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 類林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妻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

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 太平御覽

顏眞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畫別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眞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敎頗負

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乎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婦 附 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七爲夫人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云春秋之初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列子 昔有賢女馬郎婦於金沙灘上施一切淫人

凡與交者永絕其淫死𦵏後一梵僧來云求我侶掘開
乃鎖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 釋氏稽古錄

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魏志
唐咸通中京兆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賫
文牒往州郡有材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因
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驚駭暮投旅店覩其母
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陵辱吾母子
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即相爲除之母
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驢鞭置坐
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婿使嗔果有此否
婦再拜曰新婦敢耳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
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輙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

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揞一畫每揞輙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筆叢

唐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靖其壻韋皐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唐史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冷齋夜話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眞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去翌日語朝臣曰張

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詎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孤樹裒談

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從古女貴未有盛於獨孤氏者蓋不止爲人間之瑞獨異志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註疏嘉興縣南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

因泛五湖而去 吳地記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之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

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 丹鉛總錄

南北竇毅字大武在周爲上柱國有女方數歲讀列女傳一過不忘聞隋祖受周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難毅掩口曰毋妄言赤吾族毅嘗謂夫人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謂婚者射一矢陰約中目李淵最後射各中一目遂以歸之後淵爲唐高祖竇氏爲后 學圃藼蘓

煬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方就一夢

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名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暇日登迷樓憶之題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 天中記

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樹桀之妹喜紂之妲已有莘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娟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嬀晉獻公之驪姬秦穆公之女弄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西施鄭旦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閭娵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

后江姬皆在宮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嬙孔父妻徐吳犯妹夏徵舒母郗妻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宮掖則戚夫人慎夫人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夫人李夫人王夫人鈎弋夫人麗娟（武帝）王昭君（元帝）趙后飛燕趙婕妤合德（成帝）陰后麗華（光武）甄后郭后薛靈芸莫瓊樹陳尚衣陳巧笑（皆魏文帝）趙夫人潘夫人（吳主權）鄧夫人（吳主和）朝姝麗居洛珍潔華（吳主亮）二喬（孫策周瑜）兩楊后胡嬪芳（晉武）殷淑儀（宋孝武）潘妃玉兒（東昏侯）馮小憐（北齊後主）張麗華孔貴嬪（陳後主）陳宣華蔡容華（隋文帝）朱貴兒侯夫人袁寶兒吳絳仙俱（隋煬）武惠妃楊太真（唐玄宗）王才人（武宗）兩周后（李後主）兩劉

妃宋徽閨閣則秦羅敷顧夫人張玄妹江無畏臨川王宏妾曹洪女荀奉倩婦李勢女桓温妾樂昌公主徐德言婦無雙王客仙婦失行則卓文君鶯鶯非烟虢國夫人狄夫人逹奚盈盈姬侍則馮方女袁術絳樹魏翾風綠珠宋禕石崇張靜琬孫荊玉羊侃徐月華修容豔姿元雍雪兒李密阿劉羊鑒紅拂李靖紅綃崔生薛瑤瑛元載寵妲寧王憲紫雲李聽女寶李愿解愁潘炕名伎則霍小玉李娃楚娘夜來杜韋娘史鳳楚蓮香劉採春皆灼灼有名者若退之之桃柳樂天之蠻素雖見詞章俊士所獲寧堪上駟哉弇州別集

齊孤逐女者即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

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齊相

妻 天中記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鄉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寧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

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

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内不

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 古文品外錄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